

船山遺書

第九函
第四冊

宋

論

船山遺書 史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瀏陽 李英侯 總勘
瀏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眞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寧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

論

目錄

二

太平洋書店印行

宋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讎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勦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玄走死盧

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
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
之後天自謔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謔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
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
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
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
啟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
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攤守一長莫著之
都點檢哉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
爲之邪非殷勤佑啟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
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
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
悱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

喻而不可者也然而解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得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婿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愼愼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鄴陵噬搏之氣寢衰寢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旣受命

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啟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謀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弈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玄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

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
忌宋祖乎夫通之貿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蕙怯波流者道耳與人
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
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頓頓而夕
北面舍孤弱而卽豪彊乎故曰貿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
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
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
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
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
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
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
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

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已居厚而民勸矣讒頑者無可逞矣已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由紊刑之所由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曆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

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
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
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曆而議論始興逮
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
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
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
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
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攷自唐僖懿
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
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
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胤張濬李磎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
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尙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

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脅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熸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琰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由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竝生竝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

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同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得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

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寢榮寢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爲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爲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爲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爲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終其身爲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由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

陵長賤妨貴疏閒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艸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爲己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撾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惛惛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徧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卽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